

# 盛世名宮

SHENGSHI  
GONGMING

上

冬雪晚晴◎著



團結出版社



圆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世宫名 / 冬雪晚晴著. —北京：团结出版社，  
2012. 5

ISBN 978 - 7 - 5126 - 0752 - 1

I. ①盛… II. ①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– 中国 – 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78163 号

---

出 版：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：100006)

电 话：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：[www.tjpress.com](http://www.tjpress.com)

E-mail：[65244790 @ 163. com](mailto:65244790@163.com)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：16

字 数：560千字

印 张：36.5

版 次：2012 年 5 月 第 1 版

印 次：2012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126 - 0752 - 1/I. 327

定 价：42.00 元（全二册）

（版权所属，盗版必究）

# 回 承

上

CONTENTS

第一章	进宫	/001
第二章	寅曦帝	/016
第三章	蛇魅	/031
第四章	侍寝	/045
第五章	绾青丝	/061
第六章	凤求凰	/074
第七章	借刀杀人	/088
第八章	有孕	/101
第九章	琴挑	/114
第十章	太后	/132
第十一章	邀月移星	/149
第十二章	真假	/162
第十三章	陈氏之女	/179
第十四章	江山、美人	/191
第十五章	祸乱	/207
第十六章	世风日下	/219
第十七章	毒计	/233
第十八章	先皇后	/246
第十九章	情何以堪	/263
第二十章	热闹戏	/280

# 四宗

CONTENTS

下

第二十一章 明辨是非	/293
第二十二章 刺客	/310
第二十三章 凤凰	/323
第二十四章 凤舞九天	/340
第二十五章 秀色可餐	/353
第二十六章 死结	/370
第二十七章 锋芒毕露	/383
第二十八章 德妃进宫	/396
第二十九章 黑衣女子	/413
第二十章 报应	/426
第二十一章 选驸马	/439
第二十二章 挖坑	/455
第二十三章 大白天下	/467
第二十四章 拥兵天下	/483
第二十五章 贬低	/496
第二十六章 贵在自知	/513
第二十七章 如坐针毡	/526
第二十八章 成败在此一举	/543
第二十九章 清平盛世	/560



# 第一章

---

## 进 宫

大周国京城，寅曦二年，秋夜——

“啪——”的一声脆响，这已经是第三个茶盅被陈元德砸成粉碎，旁边，他的嫡妻王氏，小心地再次捧上一盅茶过来。

“你生的好女儿！”陈元德已经不知道重复了几次这句话了。

若是换在平时，王氏还敢顶撞一二句，可是今天，她一句话也不能说，女儿不争气啊……

王氏乃是当今镇国公王桓的嫡女，当初嫁给陈元德，已经算是下嫁——是陈家高攀了。也正因为这个缘故，陈元德至今只纳了一个偏房，给他添了一个女儿，今年年方九岁。

王氏自嫁过来，这肚子就争气，一年时间，就给陈元德添了一个男孩，三年过后又生了一个女儿，今年年方十七，生得容颜不俗，素来是陈元德的掌上明珠。

去岁先帝驾崩，圣旨下，传位三王子杨曦，也就是如今的寅曦皇帝。陈元德祖籍在江南扬州，天册十三年进士出身，加上镇国公这么一层关系，家族中亦有些许根基，这些年官运亨通，扶摇直上，已经是正二品巡盐御史，今年又拿下了扬州盐税，寅曦帝龙颜大悦，特调遣回京，另当重用。

这寅曦帝即位一年，如今边关稳固，国泰民安，自然也要考虑皇嗣大事，充盈后宫。

但如今还没有到三年一度的秀女大选，因此，原本的王妃，如今已经升任贵妃娘娘，为着表示自己的贤惠，上述寅曦帝，为着子嗣考虑，从如今京师二品以上大臣中，挑选十五至二十未出阁的女子入宫侍候，为皇家开枝散叶。

这等天赐的机缘，陈元德自然不会错过，因此上表请奏，送女儿陈青璇入宫，侍候今上。

那寅曦帝如今正值重用陈元德之时，又听闻陈青璇德容皆备，因此一道圣旨，册封陈青璇为美人，正值初九乃是好日子，和余下的五位美人一起进宫侍候。

陈元德奉旨，自然免不了高兴，但偏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却从自家夫人的口中得知，女儿失贞，如今竟然有了三个月的身孕。

陈元德顿时只感觉是晴天霹雳，眼前一黑，当场就气晕过去。

但是，他气晕了没事，醒来还是要面对现实，自家女儿不争气，已经是不清不楚的，还被人弄大了肚子，这要是把女儿送进宫去，那陛下岂不成了现成的龟公？

别说是一国之君，九五至尊的皇帝陛下，就算是普通男子，也绝对容不下这等羞辱，只怕一怒之下，把陈家满门抄斩也不足解其心头之恨。

可是，如果不送女儿进宫，那么他又找个什么借口？如今女儿未婚先孕，这要传扬出去，他陈元德还如何在京城立足？只怕他这仕途，也要走到头了。

想到这里，陈元德焉能不气？他们陈家好歹也算是书香门第，怎么尽出这等事情？儿子陈鸿倒好，今年刚刚弱冠，幼年时倒是聪慧新秀，不料及至成人，却是一个天阉。

这事情陈家一直对外隐瞒着，否则，也是笑柄一个，什么病不好生的，弄一个天阉出来？

他在扬州任上的时候，正好有个县官也姓陈，一心巴结，认了同宗，有意把女儿陈青青送给陈鸿为妾，陈元德一想，为着掩人耳目，就让这县官的女儿陈青青三媒六聘的嫁给了陈鸿，但由于陈青青出身低贱，随着陈

元德父子来到京城，极不受王氏的待见。虽然陈鸿娶陈青青，只是为着掩人耳目，唯恐在京城娶了哪家小姐，一个不小心把他是天阉的事情传扬出去，丢人现眼。

但王氏唯恐陈青青的出身受人耻笑，及至到了京城，就让人另外给她收拾了一间房间，不准她稍有离开半步，平日里也从来没有好颜色对待过。

这陈青青虽然只是一个县令的女儿，平日里也曾经读过几本书，知书达理，尽管如此，倒没见她有什么怨言，平日里深居简出，到了京城半年，却没有外人见过她一次。

如今，王氏也是急疯了，竟然提议，用这陈青青替换自家女儿进宫……

陈元德想着，这事情始终不妥，陈府中虽然不乏年轻貌美的丫头，但是这人的气质，那是最骗不了人的——而且，也没有能够识文断字的丫头……

想到这里，陈元德摇摇头，这也是应急之事，不如先依王氏所说，让这陈青青冒名顶替陈青璇，等着她进宫之后，再把她“收拾”掉，人不知，鬼不觉。

一来保全陈府的名声，二来女儿和她互换身份，也可以保住女儿肚子里面的孩子——自家儿子是天阉，有个外孙也不错。再说，有了孩子，堵住外面的悠悠众口，等着过上几日，就打发女儿和儿子一起回祖籍扬州，借口回家祭祖，从此不让他们进京。

若果然能行，倒是一举数得，只是着实有些冒险了，而且也必须做到天衣无缝才好。

“就照你的意思去吧！”陈元德放下手中的茶盅，低声道，“务必处理干净了！”毕竟目前，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了，用别家的女孩子替换，还不如用自己的儿媳。

“是！”王氏忙着答应了一声。

“那女孩子虽然平日里端庄得紧，但毕竟不是我们家的女孩子，这要进宫，你找家里靠得住的，口风紧的老嬷嬷再验验身，可千万不能够出错了！”陈元德有着女儿的前车之鉴，终究不放心，忙着嘱咐道。

“是！”王氏依然只是简单地答应了一声，那女孩子的贞洁是没有问题的，毕竟，她作为大家太太，眼力不凡，这个岂能够看不出来？但为着

保险起见，还是让老嬷嬷给验身吧。眼见陈元德不再说话，王氏这才敢慢慢地退出了书房，自去准备。

陈府后院，一处偏僻的耳房内，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素颜女子，对着铜镜卸去钗环，打开头发，慢慢地一点点梳篦，女孩子容貌清丽，皮肤白皙，身材娉婷袅娜，竟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美人儿，一头乌油油的长发，更是光滑如缎子一般。

她就是陈青青，名义上是陈府的大少奶奶，但就连着府上的丫头仆役，也没有谁会把她这个大少奶奶放在眼中。

众所周知，这个大少奶奶乃是老爷在扬州任上匆匆给大少爷定下的亲事，回京后，太太却极不待见她，加上大少爷也对她冷淡得紧，而这位大少奶奶平日里也是好性子，于是，这些家下仆役，谁又是省油的灯？见着她好欺负，就越发往上作践了。

从扬州回京不足半月，大太太王氏就找了个借口，让她搬来这后院的耳房居住，平日里不准外出半步，就连每日饮食，也都是仆妇送来她房中。

那些仆妇自然也都不是什么好的，眼见太太不喜欢，大少爷又冷落这新婚夫人，老爷不理论，给她的饮食茶饭，都系不堪之物，甚至冷言冷语，指桑骂槐。

陈青青只是一味地隐忍，从来不与其争执一句，平日里只做些针线活，也不抱怨什么。

这日，她依然和往常一样，做了一些针线活，眼见天色已晚，当即卸妆准备休息——不料就在这个时候，砰的一声，房门被人重重地推开来，几个粗壮的仆妇走了进来。

为首的那个，正是王氏的陪房李氏，平日里在陈府很有权势，得太太重用，乃是陈府一等的管家娘子。

陈青青被开门声吓了一跳，但随即就冷静了下来，盈盈起身，冲着李氏问道：“李嬷嬷，这么晚了，有事吗？”心中却是明白，该来的，终究会来的，她等候多时，不就是等这个机会？想到这里，陈青青的嘴角微微上翘，扬起一个可爱的弧度，精致完美。

“休要啰唆，把衣服脱了！”李嬷嬷沉着脸说道。

陈青青呆了一下子，不解地问道：“脱衣服？做什么？”

李嬷嬷却一脸不耐烦的样子，对着身边四个粗壮的仆妇使了个颜色，那四个仆妇会意，上前摁住陈青青，便开始剥她的衣服。

陈青青虽然吃了一惊，但心中已经猜到她们要做什么，因此也不反抗，任由她们脱去她的外衣，只是这等时候，已是深秋，房中又没有生炭盆，冷得紧，外衣一被脱去，她不禁机灵地打了个寒战。

那些仆妇却根本不管这些，把她里面的亵衣，也一并剥掉，李嬷嬷这才上前，用手作尺，丈量她的手臂和肩的宽度，包括双腿的长度，脚的大小等等，又名命一个仆妇把灯点过来，细细地查看身上可有伤痕胎记等等……

陈青青冻得全身鸡皮疙瘩直冒，却一声不吭，也不反抗，任由她们施为。

“倒还真是个美人！”李嬷嬷尖酸地说道，说着，命两个妇人分开她的双腿，点着灯查看她的下身。

陈青青毕竟是少女之身，羞涩不堪，脸上闪过一丝怒气，但终究忍住，没有动弹，由着那李嬷嬷验身。

一个妇人问道：“李嬷嬷，怎么样？”

“没问题！”李嬷嬷点点头，示意那两个妇人放开陈青青，然后冷着脸对她道，“赶紧穿上衣服，跟着我去见太太！”

陈青青依言起身，穿好衣服，忍不住双手抱着肩膀，刚才那么一冻，就算是现在，她全身都在打着寒战。

陈青青什么都没有问，只是老老实实地跟在李嬷嬷的身后，一个妇人点着灯笼，领着她们穿过后花园，走到王夫人的正房前，门前，一个丫头打起帘子，说道：“李嬷嬷来了！”

陈青青的嘴角勾起一丝不为人知的讽刺笑意，名义上，她还是陈府的大少奶奶，却比不上一个体面一点的奴才，站在李嬷嬷的身后，那些丫头压根就当没看到她。

“太太，大少奶奶来了，一切妥当。”李嬷嬷领着陈青青走进房中，忙恭敬地对着坐在软榻上的王夫人道。

陈青青跟着李嬷嬷的身后，刚刚走进房间，一股暖气扑面而来，如今这等深秋季节，陈府早就用上了上等的木炭，王夫人的房中，自然是笼着熏笼，十分暖和，和她居住的耳房，不可同日而言。

王夫人点点头，目光落在陈青青的身上，半晌，才懒懒地道：“你们

都下去吧，我和青青说几句话！”

“是！”李嬷嬷忙着答应了一声，带着房中所有侍候的丫头，一并退到外面。

看到房中没人，王夫人这才道：“青青啊，过来坐吧，不用拘礼！”

“是，太太！”陈青青恭恭敬敬地答应着，走到王夫人跟前的一张椅子上，侧身坐下，为着表示尊重，她并没有和王夫人对面而坐。

“老爷上表，送青璇进宫侍候今上，陛下已经恩准，册封青璇为七品美人，三日后便要进宫侍候！”王夫人淡淡地说道。

“恭喜大小姐，恭喜老爷太太。”陈青青忙着站起来，躬身说道，只是她的嘴角，再次浮起一丝不为人知的笑意。

“这本来确实是天大的喜事！”王夫人起身，缓步在房中走着，口中虽然说得平淡，但心中着实窝火得紧，“只是今日我才知道，青璇身子有恙，不便侍候陛下，而现在圣旨以下，若是不送她进宫，那是公然违抗圣旨，送她进宫，又是欺君之罪。”

陈青青低垂着脑袋，一声不吭，这个时候，她也不需要说什么，只要听着就是了。

“青青，你说这事该当怎么办？”王夫人很是突兀地问道。

“青青不知道！”陈青青低声答道，王夫人找她过来，她自然明白，她心中已经有了计策，只要她老老实实地配合就是了，不用她知道，更不用她这等时候去装什么聪慧。

“你是我儿媳，也算得上是我半个女儿！”王夫人淡淡地笑着，“如今我们陈家是大难临头了，要真是出点事情，我们陈家自然是在劫难逃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！”

“是！”陈青青忙着低头答应着。

“所以，在这等时候，我们要一起想法子渡过难关！”王夫人依然笑得一脸的淡然，“这京城中，可从来没有人见过你，而我儿如何，我自然知道，为着保险起见，我刚才也让李嬷嬷给你验身了，所以，我向着你也是大家子小姐出身，不如由你代替青璇进宫侍候陛下？”

陈青青没有说话，这只是王夫人的权宜之计，要不是实在没有法子，她是绝对不会把自己送进宫的。

“你意下如何？”王夫人目光炯炯，在灯光下，透着一股慑人的寒气。

陈青青忙着低头道：“但凭太太吩咐。”

“你知道好歹就好！”王夫人突然冷下脸来，哼了一声，“你进宫侍候陛下，从此算是一步登天，但你别忘了，你本出身低贱，乃是一介县令之女，又是有妇之夫，你要是胆敢泄露半句，不但你自己难逃欺君之罪，就连你的父母，也一样在劫难逃！”

“是，青青知道，青青绝对不敢泄露半句！”陈青青忙着答应着。

“你知道就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是陈青青了，你是陈青璇，我的女儿！”王夫人扬起脖子，目光中闪着一丝寒意。

“母亲！”陈青青答应，不——从今天开始，她已经不再是陈青青，不再是那个天阉的女人，而是陈青璇，即将进宫侍候陛下的陈美人。

（为着统一称呼，从现在开始，陈青青改名陈青璇，而原本的陈青璇，就用陈家之女来区分。）

对于陈青璇的态度，王夫人表示很满意，当即就安排家中心腹仆妇，过来侍候她梳洗，就要进宫侍候了，可不能像原本那么素淡。

依然是那个李嬷嬷，领着陈青璇退了出去，另外安排住所，梳妆打扮，因为第二天，宫中就有教引姑姑过来，教导她一些宫中的规矩等等，三日后就要和余下的五位美人，一起进宫侍候今上。

由于不是采选进宫，礼仪也一切从简，但总不能废，一些规矩，还是要照着办的。

等着李嬷嬷带着陈青璇出去了，王夫人靠在软榻上，深深地舒了一口气，横亘在她心中的一根刺，算是暂且地松了一下子，接下来的，就是要安排两个妥帖的人，跟随这个假冒的闺女陈青璇进宫，然后，找最有利的机会，把她给“收拾”了，从此神不知，鬼不觉。

虽然不能够从此攀上皇族，成为皇亲，但总比犯下欺君之罪，满门抄斩要强得多。

再说了，自己娘家乃是镇国公，丈夫也位居正二品御史，前途还是不可限量，本来女儿要是能够进宫，那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可惜了！

想到那个不争气的女儿，王夫人心中再次冒火，只是终究是自己的亲闺女啊！女儿失贞，她这个做娘的，也有着相当大的责任，要是闹出来，

这满京城她还有脸面见人吗？

“太太！”房中，一个四十左右的中年妇人，做管家打扮，从帘子后面走了上来，伸手给王夫人捏着肩膀，“太太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就说了，那陈青青素来软弱，胆小得紧，您就算借个胆子给她，她也不敢违背了您。再说了，她心中估计也有些痴心妄想吧？”

王夫人闭上眼睛，很是享受妇人的侍候，半晌才道：“她现在就是我的闺女——陈青璇！”

“是！”妇人点头答应着，“应该称呼大小姐了！”

“月和，你此计大妙，就连老爷都称赞，不但保全了我，保全了陈家，也抱住了那孽障肚子里面的孩子！”王夫人轻轻地叹道，提到自家闺女，她的语气中带着难掩的遗憾，一步之遥，就可以飞上枝头，可惜被她自己给误了！

那叫做月和的中年妇人，年月四十，生的白白净净，身上穿着不俗，一看就知道是大户人家有体面的管事，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，她虽然不是王夫人陪嫁过来的家人，却着实是王夫人的心腹，管着陈府的后院。

“外孙也是自家孙子，总比那些不三不四外来者强！”月和笑呵呵地说着，一双手熟练地给王夫人按摩着。

“嗯……”王夫人闭上眼睛，淡淡地答应了一声，半晌才问道，“那个人，查出来没有？”自家女儿有了身孕，王夫人心中很清楚，势必有个奸夫，只是自家女孩子还真是糊涂，不管她怎么问，她只是哭，就是不说。

要是换成别人，王夫人老早大发雷霆，拖到院子里面一通暴打，然后一碗药下去，让她堕了胎，找个人牙子来直接卖掉了，哪里还轮到她哭？

月和皱了一下眉头，凑到王夫人耳畔，低语数声，王夫人陡然睁开眼睛，问道：“当真？”

月和点点头，却没有再说话。王夫人想了想，这才说道：“月和，你去办吧，要干净利落一点，别落下任何把柄，这可不单单的名声的问题了，你知道，这事情一旦泄露出去，我陈家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！”

“太太放心！”月和忙着答应了一声。

“嗯！”王夫人再次靠在软榻上，月和却没有走。

“你还有事？”王夫人懒散地问道。

“太太，奴才想着，让鸿禧一个人陪着大小姐进宫，是不是有些不妥？”月和低声道，“您想想，鸿禧虽然伶俐，但终究年幼，这宫中的倾轧，钩心斗角的事情，她一个小丫头哪里看得透，要是不小心的泄露一星点儿，岂不是连累老爷妇人？”

“宫中规矩，由于这次入选的美人，都是官宦世家之女，所以，破例可以带两个家人一同进宫！”王夫人点头道，“我也正在为着这事情为难呢，平日里看着谁都好，如今却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可靠的。”

“太太，奴婢的意思是——让奴婢去吧！”月和低声道，“要做这等事情，事成之后，只怕也没得命在，我单身在这里，倒也罢了，别人都有家有舍的，心里终究有牵挂，如何放得下？”

王夫人一愣，抬头看着月和，而月和只是憨憨地笑着，一脸的沉静。

“你真愿意？”王夫人正色问道，“你既然已经明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你还愿意去？”

“是的，月和愿意！”月和忙着低头躬身答应着，“月和的命是太太给的，如今，也倒还给太太的时候了！”

“好好好，我果然平日里没有看错你！”王夫人连连点头道，“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，我会尽一切可能地满足你！”

“奴婢没有任何要求！”月和轻轻地摇头，“等下就求着太太下令，让奴婢以大小姐奶娘的身份，侍候在大小姐身边。”

“你真是没有任何要求？”王夫人再次问道。

月和想了想，这才说道：“回禀太太，我所需要的一些东西，恐怕外面是带不进宫的，所以，到时候还请太太多赏赐几两银子，也便于月和在宫中可以行事！”

“这个我自然省的！”王夫人点头道。

“天色不早了，太太早些休息吧，这事太太不用操心了，少则三月，多则半年，奴婢就会帮你收拾掉一切妨碍到陈家前途的东西！”月和躬身施礼，缓步退了出去。

看着月和退了出去，王夫人讷讷念叨：“倒看不出来，这月和还真够忠心的，只是可惜了……”

却说月和退出王夫人的房间，却悄悄地向着陈府后院走去。

陈家的后院后面，有着好些低矮的房舍，这里大都是陈家仆役居住做所，月和也住在这里，所以，这等时候，谁也没有在意陈家这个普通的妇人。

月和就这么提着一盏白纸灯笼，恍恍惚惚地走在阴暗的小巷上，穿过错落的房舍，在一处破旧的房门前，她站住了脚步，伸手扣在陈旧的门板上。

“咚咚咚——”敲门声在黑暗中，格外清晰。

少顷，门开了，一个戴着大大兜里的人，探出半边身来。

“大人吩咐！”月和轻轻地说道，同时递过去一张纸条。

“是！”那个戴着兜里的人，恭敬地答应了一声，展开纸条，见着白纸灯笼微弱的光，看完，然后就直接把纸条塞进口中，嚼烂，吞了下去。

月和点着灯笼，转身离开，白纸灯笼照着她老长老长的影子，拖在地上，影影绰绰，宛如鬼影……

身后的门，吱呀一声关上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陈青璇就起身了，早就有年老的嬷嬷过来照顾她梳洗，原本王夫人身边最得力的管家月和也过来侍候，还有一个丫头，名唤鸿禧，也进来侍候她梳洗，又有王夫人送来各色衣服首饰。

这要进宫了，可不能够寒酸了惹人笑话。

最终虽然她难免要被“收拾”掉，但王夫人心中却明白，越是要收拾掉她，这个时候就越是不能够掉以轻心，否则，一点让人看出一点端倪，就前功尽弃了。

午后，宫中就有四个教引姑姑过来，教导陈青璇宫中的诸多礼仪，三日时间，陈府都在乱匆匆中度过，幸好，一切平安，并没有出任何的乱子，宫中的教引姑姑也没有怀疑过陈青璇的真实身份。

这日黄昏，宫中力士带着仪仗队，一乘不算华贵的小轿，抬着陈青璇走向那高墙深宫……

陈青璇靠在轿中，听着耳畔传来细细的丝竹之声，只是个七品美人，这进宫的礼仪，自然也是一切从简，但鼓乐之声终究还是有了。

她身上穿着深红色绣金丝牡丹图案的长裙，一头青丝挽起，戴着两枝珠钗，华贵异常，静静的伸手，揭开轿帘的一道缝隙，向外看去，这天阴沉沉的，似乎要下雪了，黄昏的剪影里面，带着深秋的肃杀之一。

手指有点僵硬，她轻轻地揉着，从今天开始，她就是陈青璇了，原本

的名字，彻底地忘记，不不不……不是忘记，那就是一个死人……想到这里，她轻轻地、讽刺地笑，名字可以忘记，有些东西却绝对不能够忘记。

“陈氏之女，册封为七品美人，入住储秀宫！”鼓乐之声止去，小轿落了下来，宣旨力士拖着尖细的尾音，大声说道。

里面，两队大红宫灯迎了出来，月和打起轿帘，鸿禧扶着陈青璇走下轿来。

“恭喜美人！”一个年约三旬的教引姑姑，带着四个十五六岁的宫女迎了出来，齐声道贺。

“多谢诸位，月嬷嬷，赏！”陈青璇扶着鸿禧，对身边的月和说道，当然，王夫人就算有钱，也不会给她一分一毫，但她知道，王夫人绝对有钱给月和，毕竟，宫中上下都要打点。

月和笑了笑，忙着递了一个荷包给为首的那个教引姑姑，那教引姑姑放在手中一掂，嘴角浮起一丝笑意，对身边的宫女道：“请陈美人先到偏殿休息吧！”

四个宫女都是伶俐人，忙着引着陈青璇向偏殿走去。

五间小小的房舍，里面是卧房，外面就是普通的堂屋，已经装备好床帐帘拢，想来宫中也不敢怠慢了新晋的六位美人，毕竟，如今寅曦帝刚刚即位，后宫空虚，而新晋的六位美人的家中，找朝中都有一些根基。

天知道这些美人中，有没有谁将来爬上去，为妃为后的？

月和麻利的进入卧房，在一张软榻上，铺上坐垫，扶着陈青璇坐下，随即，有把家里带来的一些东西，全部摆放妥当，直到这个时候，刚才那个教引姑姑，几乎是算着时间走来进来，躬身对陈青璇施礼道：“美人吉祥，暗中宫中规矩，美人自带了两人使唤，只能够在选一个宫女，外面有两个粗使的力士，供美人使唤。”

“多谢姑姑照应！”陈青璇忙着欠身道。

“你们都进来！”说话之间，那教引姑姑冲着外面叫道，随即，四名宫女，四名小力士忙着走了进来，却不进入房间，仅仅只是隔着门，跪在外面请安。

“还请美人挑几个中意的吧！”教引姑姑含笑道。

“嗯！”陈青璇看了看，那四个宫女年龄都只有十六七岁，模样长相

也都是干干净净的，没什么可以挑剔的。她沉吟了片刻，挑选了一个眉眼粗大，看着比较健硕的，含笑道，“就她了。”

至于外面粗使的力士，她也一样挑选了看着身材健硕的。她是挑人做活的，不是养着看的，挑那等眉眼清秀，却不管用的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

那教引姑姑见状，不仅一笑，忙着躬身道：“回禀美人，奴婢姓姚，乃是这储秀宫的管事，美人若是有什么事，只管吩咐奴婢就是！”

“多谢姚姑姑！”陈青璇站起来答道。

姚姑姑会心一笑，又道：“张美人、梁美人、周美人都已经到了，还剩下王美人和林美人两位美人，奴婢这还要出去照应着，陈美人就请早些休息吧！”

“是的，有劳姑姑！”陈青璇答应着。

等着姚姑姑出去了，陈青璇就命月和叫过那个宫女进来，询问她年龄大小，出生来历，原本是侍候那一个院子的主子的。

不料那宫女原本乃是浣衣局的，这次被挑选出来，在储秀宫侍候，本名叫梅子。另外两个小力士，也都是做粗活的，一个叫小溪，一个叫小澳。

陈青璇没有给人改名的习惯，就让他们照本名叫着，嘱咐了两句，无非是照常话，不过是要好生侍候，不可搬弄是非等等，然后她又吩咐月和三人各自给了两百钱，让他们在外面侍候着。

接连折腾了数日，陈青璇也感觉疲惫得紧，当即就靠在软榻上，闭目假寐。

月和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，外面，鸿禧眼见身边没人，忙着拦住她，满脸皆是不快，低声喝问道：“月嬷嬷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月和只是很文静的笑笑，看着鸿禧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太太可没有让你拿着钱四处乱散！”鸿禧对于月和的态度，很是不满。

“她现在就是我们家的大小姐！”月和沉下脸来，一改原本的温和，冷冷地道，“你最好态度也恭敬点，否则，一旦闹出来，别说你了，就连老爷太太，都吃不了兜着走，现在，她是主子，她说什么你最好听着什么。”

“你——”鸿禧心中不满，但她知道，月和说的都是实情。

“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，我这么做，也是秉承太太的吩咐！”月和再次说道。